

# 独特性与参与性：面向未来的地方博物馆

Uniqueness and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on the Local Museums Towards the Future

赵慧君

Zhao Huijun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青岛, 266237)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内容提要：**作为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博物馆对博物馆的整体建设具有关键意义。简要梳理中国地方博物馆的概念变迁及发展史，发现地方博物馆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地方意识兴起、50年代政治化推广、80年代关注地方性陈列等不同阶段，如今迎来了极具修正与反思意义的第四阶段。地方博物馆应以独特性建构及参与性关怀来共同书写其未来发展，使自己活化发展，科学经营。

**关键词：**地方博物馆 独特性 参与性 地方 公众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useum system, local museums are of key significance to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useums. When carding the changing histories and concepts,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local museum had experienced three different stages: the rise of local consciousness in 1930s, the political promotion in 1950s, and locality of display in 1980s. Nowadays, the local museum has stepped into the fourth stage: How local museums recognize and define themselves, and gain public affection and support, which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nd solved urgentl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ies of local museums, this paper will put forward some creative thought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uniqueness and participa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acti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museums.

**Key Words:** Local museums; uniqueness; participation; local; the public

## 一、概念的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地方博物馆<sup>[1]</sup>是以地方为导向的一种博物馆模式，数量众多，是中国博物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杨钟健、荆三林立足于对本土的思考著书撰文探讨地

方博物馆、陈列馆的建设<sup>[2]</sup>，陈端志、陈至诚则对西方及日本的地方博物馆进行了介绍<sup>[3]</sup>，指出地方博物馆对保存本地文化、教育民众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知，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的“地方”意识逐渐兴起，并主要关注地方博物馆的社会教育面向。第二阶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博物馆在

社会政治环境影响下兴起了学习苏联地志博物馆的热潮,全国兴建了大批以地方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省、市级博物馆。在此阶段,政治性成为地方博物馆发展的主旋律,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博物馆的性质、任务、组织结构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社会开放的驱动及“六五计划”的直接引导下,中国博物馆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地方博物馆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并得到广泛关注与研究。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博物馆展览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探索,但对“地方”意涵的思考不足且并未触及地方博物馆发展的核心<sup>[4]</sup>。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一方面造成了外来文化对本土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本土文化对自己民族身份及认同的自觉与反思<sup>[5]</sup>。而在博物馆界,欧美新博物馆学、日本“第三世代博物馆论”与“地域博物馆论”<sup>[6]</sup>等理论的引介,以及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新形态博物馆的实践,均无形中触发了对地方博物馆的再思考。地方博物馆迎来了发展中极具修正与反思意义的第四阶段,并更为关注地方文化、地方认同、公众参与等。

地方博物馆作为地区性重要文化机构,对外被塑造为城市的名片与窗口,但对内在处理与地方及地方公众之间的关系上却始终广受诟病。在经济迅速发展形势下,人们文化消费的热情激增,地方博物馆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也为其需积极应对及改变发出了明晰的信号。地方博物馆如何顺应时代发展,使其拥有自身特色并得到公众的喜爱与认同,成为其今后持续发展的最根本问题。据此,本文将着重从独特性建构与参与性关怀两个角度来展开论述,一窥地方博物馆如何定位并找到自身优势,以使其活化发展,科学经营。

## 二、独特性:藏品所建构的地方特色与认同

受新博物馆学及消费市场的多重冲击,博物馆界的关注重心由物逐渐转变到人。然而,在地方博

物馆中,首要的工作应是对自身定位的再思考。长久以来,地方博物馆虽立身于地方,却普遍存在着思维方向误区,主要体现在盲目仿效国家级、省级博物馆的国家建构与历史叙事模式,致使通史陈列或断代史陈列在地方博物馆运行逻辑中占据主导地位。地方博物馆惊人地体现出了一致性和化约性,同质化极为严重。同时,地方博物馆展览内容多极为简陋,未能很好地调动地方文化资源。造成此种问题的原因较多,既源于地方博物馆长久以来对自身定位的不明晰,又源于传统博物馆仅关注过去文物而忽略当下与地方居民的联系,还与博物馆人才与研究的匮乏相关。地方博物馆若想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受到观众喜爱,必应注重自身独特性的培育。而这首要在于地方博物馆认清自身的使命与定位,在此基础上着力培育独特的地方文化,进而促进地方居民认同与共同记忆。

地方博物馆独特性的认知,首先应明晰自己处于一地、为一地之文化集成的身份与性质。现今发展中,应深刻反思地方博物馆的性质及意义,确立其不只是政府的媒体,而应根植于地方,是地方的灵魂皈依处的理念。对地方博物馆而言,掌握所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正是其应着手的基本工作,也是地方博物馆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从本质上将自己和地方紧密联系起来,是保证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览、教育等工作中维持独特性的基础。

此外,地方博物馆的独特性主要通过其所收藏及展示的地方文化体现出来。相较于过去的传统历史权威文物收藏,当下地方博物馆的收藏更注重由在地生活与文化遗产来呈现更多元的文化面貌<sup>[7]</sup>,且面临着三个重大转向。第一,传统博物馆主要是针对有形遗产的收藏、保存、研究与展示,无法对无形遗产的本质做一完整性的保存<sup>[8]</sup>。实际上,博物馆的收藏理念应从过去的“物件观”转向“文化遗产观”,既要包括有形的文化遗产,也应将无形文化遗产纳入进来。无形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地方的文化纽带,联结了过去人文往事和现在,且形式更为生动活泼,极易引起公众的共鸣。第二,对地方文化的收藏,既是对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文化的记

忆与保存,也是对现行文化的传播与保护。如果博物馆无力呈现当代世界,只局限于过去,无法与社会生活和当代议题相结合,那将是非常可悲的。第三,地方博物馆还应从精英式的表现,转变为生活化的内涵。收藏对象应从收藏过去的“文物观念”扩展到收藏当下的“藏品观念”,关注日常生活的“平凡之物”<sup>[9]</sup>。总之,地方博物馆应致力于收藏地方文化遗产的过去与现在,并通过展示将其由缄默转化为显而易见。在当前文化消费竞争激烈的时代,唯有强调地方特色并凸显自身的独特性,贴近公众的生活,地方博物馆才能吸引公众并得到其支持与喜爱。

张誉腾指出,当代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之一为放弃大理论或大论述,不再依赖专家的主流论述,而从地方的集体记忆、文化资产、在地人民的角度来经营博物馆<sup>[10]</sup>。地方博物馆不仅要收藏与展示地方文化,同时还应营造属于地方的共同记忆场,建立与地方居民之间的内在联系。博物馆是其所存在的社会的自我表达<sup>[11]</sup>。国家级的博物馆以建立国家主义中心思想和认同感为其主要宗旨,地方博物馆亦然,其设立有助于提高地区居民的集体认同意识<sup>[12]</sup>。地方博物馆在“确立和肯定本地文化荣耀和认同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sup>[13]</sup>。地方博物馆即是在地方文化生活中,应有意识地建构当地社会之集体记忆,与当地居民互动并提升当地文化凝聚力,以文化的力量展现地方特色,成为活化地方的费洛蒙(pheromone,信息素)<sup>[14]</sup>。地方博物馆的建设,可以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的理念为主要实践目标。这两种略有不同的新博物馆理念,均将博物馆作为建构地方认同感的工具,将诠释生活方式与历史的权力赋予当地居民,召唤居民的地方认同感。此时,博物馆不再只关注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四项主要课题,而尝试与地方社会发展相结合,让博物馆活化为地方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地方博物馆独特性的建构,是建立地方风格与城市品牌形象的极为有利的文化媒介,将依托其独特性而发展起文化品牌并促进地方观光业。博物馆是承载地方居民记忆的时空胶囊,也是呈现的文化

场域;它既是融合区域文化的媒介,也是吸引外来文化的视窗<sup>[15]</sup>。本地居民可以在博物馆寻找历史渊源、身份的认同,增强归属感,此时博物馆则成为情感的纽带,记忆的殿堂;对外来游客而言,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博物馆无形中又能在当代旅游文化中赢得一席之地,吸引外来游客的驻足与观光。地方博物馆的建设可以协助地方发展自身的特色,并创造出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且更进一步巩固地方文化的定位。

综观上述,地方博物馆应明晰自己以地方为导向的定位,积极地与所在地方紧密地联结与互动,建立独特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在地生活文化。对一座城市而言,博物馆是其叙事的关键因素,也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sup>[16]</sup>。通过对地方文化和常民文化的关注,建立起地方居民对地方博物馆的认同感与关联度,并进而以其独特的文化品牌促进地方文化观光。如此,地方博物馆便可从“千馆一面”“千篇一律”的尴尬境地中脱身,并培养出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然而,我们仍需警惕,许多地方博物馆宣称要突出当地文化的独特性,其结果却通常是互相模仿与复制。

### 三、参与性: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及联系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公共性、开放性是其必备属性。然而,在大多数公众的印象中,毫无生气、像陵墓般阴森冰冷是博物馆的普遍形象。博物馆一词代表静止不动、无聊、没有精神、枯燥乏味、模糊、没有个人色彩、看不出所以然、无法理解、不懂、死的、无生气的、无意识的——博物馆代表过去的、剩下来的、腐朽的<sup>[17]</sup>。造成博物馆与公众有隔阂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展览过于枯燥、专业且毫无新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博物馆内长久以来存在着“精英意识”,公众被限制以被动的姿势观看,他们的眼界与行为被束缚了,且对于博物馆而言只是旁观者、局外人。但如果地方博物馆能够重视其社会功能和沟通功能,

便可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支持,走向救赎。而具体的解决之道在于,拉近公众与博物馆的关系,加强两者间的沟通。

地方博物馆作为文化承载地,理应接纳公众参与到了其运营及规划中。地方博物馆的地方关怀包含许多面向,其中很重要的是“人”在地方文化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地方公众参与博物馆的规划与运营,与经营者共同关怀地方,消弭了博物馆的权威性,借此有助于博物馆完整地、亲切地呈现地方文化。地方博物馆可采用肯尼斯·哈德森(Kenneth Hudson)所总结的生态博物馆运营理念,即双重输入系统,也就是博物馆由规划经营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和提供博物馆原动力的当地居民共同经营<sup>[18]</sup>。有一家博物馆意识到当地的很多公众认为博物馆“很遥远”,于是邀请一些当地公众到博物馆选择一件他们特别喜爱的物品,写下两三句话说明此物件对于他们的意义。然后,博物馆将这些说明做成标签,附上小幅作者相片,在物品旁展示。博物馆并没有宣传自己做了什么,但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居民顺便进来观看<sup>[19]</sup>。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不仅是公众与展品间的媒介,还是协助公众融合新旧观念与知识经验的促进者,关心博物馆和地方及人之间的关联及互动。博物馆自身既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又参与塑造着一个更为广大的公共空间<sup>[20]</sup>。通过改造其与公众的关系,公众获得更为自主、主动的话语权,地方博物馆不再仅是展现文化身份的地方,更成为一个参与论坛。

目前横亘在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鸿沟在于,博物馆内的大部分内容过于晦涩而导致公众无法理解并产生兴趣。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从展示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化是生产可参观性的核心,因为它使某一场所成为可被观赏的去处”,提出文化的“可读性”及“可参观性”等概念。在其阐述中,展示的目的在于创造“会说话的环境”,将人们当作参观者并吸引其注意力<sup>[21]</sup>。据此,博物馆不应再是只可远观的殿堂,而应致力于让文化变得更加“可读”、可接近,让人们觉得可以融入而且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使博物馆更加具有可参

观性,就是要让博物馆中展示的知识更容易接近、更易于“沟通”。这一方面需要地方博物馆转变思维,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向对常民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寂静的展品本身无法传播生命的迹象,在博物馆中的展示就需要更为通俗化,以克服公众的距离感,达到无隙的沟通。

实现博物馆的易沟通之后,还应鼓励公众参与并体验博物馆的活动。传统博物馆的空间观并非是人民的记忆,而是一种文化精英想象下的建筑理论<sup>[22]</sup>。地方博物馆不能只做一个堂而皇之地文化机构,应切实思考如何走入公众,在公众中激发起共鸣,并赢得他们的参与和持续关注。在进入地方博物馆后,公众希望对当地人文有深入的认识,不再满足于被动的观看,而期望参与并体验当地文化。“参与”就是一方面让公众知道博物馆并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与公众发生全方位的交流;另一方面让博物馆知道公众希望博物馆做点什么<sup>[23]</sup>。地方博物馆应提供一种无阻碍的沟通,既使公众可以漫步于文化之中,又可以与之接触,鼓励公众借着视觉、触觉,甚至味觉等多种感官的经验,强化印象,进而激发公众个人经验的阐述。近距离地观看与感知博物馆,可消解博物馆的权威性并促进公众对博物馆的理解。通过鼓励公众的参与及体验,能极大地缩小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的隔阂,进而使两者从情感上建立起更为细腻而稳固的联系,并可转化成支持的力量。

总之,地方博物馆不应再固守于其奉为圭臬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功能,还应通过公众的积极参与以使晦涩的、有隔阂的博物馆活起来。在地方独特性建构的基础之上,通过实现公众在博物馆中的主体性与话语权,改善博物馆的沟通性、促进公众参与体验博物馆活动,真正实现其地方灵魂皈依处的使命。我们仍需审视,在地方博物馆建构的过程中,是否真的透过参与而了解公众的需要,与公众共同省思而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文化赋权?抑或是,我们只是将大博物馆的尺度变小了,重复了经营传统大博物馆的逻辑,将参与变成一种修饰<sup>[24]</sup>。



## 四、余论

地方博物馆的发展虽受日本、欧美等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任何时期都不乏国人基于自身语境思考而发展出具有中国性格的地方博物馆特色。而今，地方博物馆迈入了发展的第四阶段，有对以往的继承，但更多的则是在当今社会形势下的反思与修正。在全球化冲击、文化消费需求扩增的形势下，地方博物馆一方面要反省本土文化既有的内涵与力量，避免对自身定位及认知的不明晰，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另一方面，则应积极将公众纳入博物

馆中，让博物馆在公众的生活中活化起来，给予公众思考、反省、对话进而创造于其中的机会。对地方博物馆而言，独特性是其立身之本，参与性则是其成事之要，两者相互结合应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共识。与此同时，我们仍需认识到，独特性的建构应警惕地方博物馆对绝对文化主义的迷思及对复杂地方感的化约，参与性的关怀应时刻秉持地方博物馆的自治话语，避免过度视觉化和娱乐化而导致消费主义对地方的侵蚀。路漫漫其修远兮，地方博物馆的发展仍有待不断探索，始于当下的改变则是其未来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证。

### 注释

- [1] 地方博物馆亦称地方性博物馆、地方综合性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地方博物馆涵盖了省、市级博物馆，而在80年代以后，大多数关于地方博物馆的讨论已将省级馆排除在外，“地方”的范畴渐趋向区县、乡镇等区域。“地方”于此，为一个相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区划。本文所论述的地方博物馆，并无特定类型之区分，主要以行政地域为界。从范围而言，地方博物馆整体上涵盖了与地方密切联系的市、县级博物馆。另外，“基层博物馆”虽与本文论述的地方博物馆范畴几近相同，但从语义而言，“地方”一词更体现出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对肯定自我身份的一种应答。因此，本文使用“地方博物馆”这一术语。
- [2] 杨钟健：《地方志及地方陈列馆与地理教育》，《教与学月刊》1936年第11期；荆三林：《地方博物馆之目的与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学报》1937年第2期。
- [3] 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第53—62页；〔日〕吉野栖三著，陈至诚译：《地方博物馆网的建设和开发地方（上篇）》，《复兴月刊》1935年第3期。
- [4]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杨之余：《试论地方综合性博物馆的发展方向》，《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1期；陆建松：《市级博物馆基本陈列应突出地方特点》，《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李建丽：《地方通史陈列改革的几点思考》，《中国博物馆》1996年第4期；严建强：《文化解读与历史陈列的个性化》，《中国博物馆》2000年第4期；陈继东：《地方综合性博物馆陈列探讨》，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2002年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如何建构博物馆的地方特色，主要论文有方晨光：《地域文化特色：现代博物馆展览建设的个性化理念》；汪琴：《地方博物馆的陈列与地域特色》，《文博论坛：浙江省博物馆学会2002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省博物馆学会，2002年。
- [5]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82.
- [6] 日本博物馆学者伊藤寿郎将博物馆的发展分为三个世代：第一世代的博物馆以收藏、保管具有稀少价值的资料（宝物）为使命；第二世代博物馆收藏的类型开始多样化，而以资料的公开为使命；第三世代的博物馆则是基于社会的需求来发现资料，并以市民的参与和体验为经营轴心。地域型博物馆则是以地域课题为基轴，透过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活动，引领地方居民认识、发现地方，甚至解决地方课题的场所。转引自黄贞燕：《行政、地方与博物馆：试析日本1970年代以降地方公立博物馆设置运动的行政因素与影响》，《制作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2009年，第304页。
- [7] 罗欣怡：《地方·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的社会关怀与实践》，台湾历史博物馆，2016年，第145页。
- [8] 张婉真：《论博物馆学》，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6页。
- [9] 尹凯：《关注社会——面向未来的博物馆思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 [10] 张誉腾：《新博物馆学的思潮和理念》，《博物馆学12堂课：让你看到博物馆的多种面向》，台湾科学教育馆，2011年，第10—11页。
- [11] 〔奥地利〕弗德利希·瓦达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著，曾于珍等译：《博物馆学——德语系世界观点（理论篇）》，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5年，第92页。

- [12] 许功明:《文化、观光与博物馆》,《博物馆学季刊》1994年第2期。
- [13] Sharon Macdonald edite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Blackwell Press, 2006: 113.
- [14] 马绮霞:《地方博物馆营销策略研究——朱铭与日本吉卜力美术馆之比较分析》,《艺术论文集刊》2008年第10、11期。
- [15] 耿凤英:《文化品牌与地方风格之建立——以日本吉普力美术馆为例》,《博物馆学季刊》2005年第4期。
- [16] [英]邓肯·格鲁考克(Duncan Grewcock):《城市博物馆和城市未来:城市规划的新思路与城市博物馆的机遇》,《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6年第2辑。
- [17] [奥地利]弗德利希·瓦达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著,曾于珍等译:《博物馆学——德语系世界观点(理论篇)》,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5年,第24页。
- [18] [英]肯尼斯·哈德森(Kenneth Hudson)著,陈彦铭译:《梦想与现实——哈得森谈生态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学的二十年》,《博物馆学季刊》1996年第1期。
- [19] [英]蒂莫西·阿姆布罗斯(Timothy Ambrose)、[英]克里斯平·佩恩(Crispin Paine)著,郭卉译:《博物馆基础》,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49页。
- [20] 杨志刚:《博物馆与中国近代以来公共意识的拓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 [21] [英]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著,冯悦译:《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 [22] 许传阳:《传播:新博物馆与地方》,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16页。
- [23] [加拿大]沈辰:《构建博物馆:从藏品立本到公众体验》,《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
- [24] 黄旭:《转译社区 连接地方——博物馆与社区的一些思考》,《博物馆学季刊》2012年第4期。

## 征 订 启 事

《博物院》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和出版,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共同协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藏品征集与保管,藏品修复与保护,藏品研究,展览与展评,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专著与论文述评,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等。

2020年定价:58元/期;全年刊期:6期;全年定价:348元。国际标准大16开本,136面,全彩印刷,面向国内外发行。

订阅方式:

1. 邮局订阅,邮发代码80-603。
2. 科学出版社期刊发行部,联系电话:010-64017032,010-64017539。
3. 淘宝店铺、微店店铺名称:中科期刊(订阅或购买过刊均可)。
4. 扫描下方二维码:



5. 直接办理银行汇款,指定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支行

银行账号:0113014170012168